

經典印象  
CLASSIC IMPRESSION

# SAUL BELLOW SHORT STORIES

## 今天过得怎么样

索尔·贝娄小说

● 郭建中 等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SAUL BELLOW  
SHORT STORIES  
今天过得怎么样

译者序  
作者简介  
目 录



译者序

經典印象  
CLASSIC IMPRESSION

索尔·贝娄小说

Saul Bellow

# 今天过得 怎么样



● 郭建中 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原书名：Collected Stories

作者：Saul Bellow

Copyright © 2001 Saul Bellow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, Lt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**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**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02-164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今天过得怎么样 / [美] 索尔·贝娄 (Bellow, S.) 著；郭建中等译。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3.1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665-4

I. 今... II. ①贝... ②郭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0698 号

**今天过得怎么样**

作者：[美] 索尔·贝娄

译者：郭建中等

责任编辑：郑幼幼

**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**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印刷：杭州市长命印刷厂

出版日期：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：9.375

字数：210000

印数：0001—5000

书号：ISBN 7-5339-1665-4/I·1465

定价：22 元

索尔·贝娄（1915—），美国小说家。他出手便是大作品，如美国文学史上典型的荒诞小说《晃来晃去的人》（1944），喜剧性当代流浪汉体代表作《奥吉·马奇历险记》（1953），提出“丰裕社会”精神危机的《雨王汉德森》（1959），深刻反映犹太知识分子苦闷迷惘和人道危机的《赫索格》（1964），短篇精品集《莫斯比的回忆》，这些无一不标志着索尔·贝娄大师级的能力和地位。他以充满矛盾的反英雄代替了传统的英雄观念，以敏感的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了渴望出离现世混乱的精神焦虑。1976年，他以“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”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---

## 编辑手记

贝娄的小说是以塑造一系列“反英雄”的形象著称于世的。读过《赫索格》《洪堡的礼物》，再来看这个集子里的几篇近作，犹如照镜子一样，看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分明在向着作家描绘的事物靠拢。这种滋味是苦涩的。

我们的时代在文化分解之后，不但释放了我们，同时也背叛了我们。人的信念与精神的平衡，这些古老的命题暴露在现代世界的骄阳之下，居然笼罩着难以预卜的烟雾。对贝娄来讲，这个主题他写了几十年了，显然还没有写完。“今天过得怎么样？”——他再一次发出询问，仍旧投以好奇的目光，透着一丝狡黠和创造者特有的安逸的气度。

他写得驾轻就熟。总是在人们通常以为是没有“生活”的地方，诸如高校学府、学者的学术报告中，发现一个色彩缤纷的创作天地。这对我们来说是否也是一个启示？他用评传的手法写维克托这个虚构的人物，将学术的剖析与贴近肌肤的想像融于一体。这是否也是一个创作上的秘诀？他好像越来越叫人有回味了。他要告诉我们的当然还有更多。他那种创造及护卫生命的意愿，包含着坚毅不屈的承诺。今天人们愈来愈可望不可即的，正是这些东西。然而贝娄强调说，那种意愿在健康的社群中是能够得以繁衍的。这是他乐观的一面。这是他的“醒世恒言”。

## 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精品书廊

### 经典印象

#### 第一辑

麦琪的礼物	[美]欧·亨利
百万英镑	[美]马克·吐温
热爱生命	[美]杰克·伦敦
红死魔的面具	[美]爱伦·坡
黑暗深处	[英]康拉德
狐	[英]劳伦斯
圣诞颂歌	[英]狄更斯
莎士比亚戏剧故事	[英]莎士比亚
卡门	[法]梅里美
最后一课	[法]都德
茶花女	[法]小仲马
少年维特的烦恼	[德]歌德
茵梦湖	[德]施笃姆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	[奥地利]茨威格
变形记	[奥地利]卡夫卡
初恋	[俄]屠格涅夫
伊泽吉尔老婆子	[俄]高尔基
盲音乐家	[俄]柯罗连科
摩哈摩耶	[印度]泰戈尔
佩德罗·巴拉莫	[墨西哥]胡安·鲁尔福
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	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
屠格涅夫散文诗	[俄]屠格涅夫
高尔基散文	[俄]高尔基
卡夫卡散文	[奥地利]卡夫卡
劳伦斯散文	[英]劳伦斯
泰戈尔散文	[印度]泰戈尔
尼采散文	[德]尼采

#### 第二辑

莫斯比的回忆	[美]索尔·贝娄
菲雅尔塔的春天	[美]纳博科夫
今天过得怎么样	[美]索尔·贝娄

九故事	[美]塞林格
米格尔街	[英]奈保尔
抵达之谜	[英]奈保尔
都柏林人	[英]乔伊斯
儿子的否决权	[英]哈代
墙上的斑点	[英]弗吉尼亚·伍尔夫
另外那个女人	[英]多丽丝·莱辛
羊脂球	[法]莫泊桑
有轨电车	[法]克洛德·西蒙
玫瑰花的奇迹	[法]让·热内
局外人	[法]加缪
惊马奔逃	[德]马丁·瓦尔泽
雪国	[日]川端康成
砂女	[日]安部公房
米佳的爱情	[俄]蒲宁
挂在脖子上的安娜	[俄]契诃夫
美好而狂暴的世界	[俄]普拉东诺夫
石榴石手镯	[俄]库普林
不灭的月亮的故事	[俄]皮利尼亞克
红色骑兵军	[俄]巴别尔
小径分岔的花园	[阿根廷]博尔赫斯
文化与价值	[奥地利]维特根斯坦

####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

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	[英]莎士比亚
欧也妮·葛朗台 高老头	[法]巴尔扎克
简·爱	[英]夏洛蒂·勃朗特
红字	[美]霍桑
苔丝	[英]哈代
红与黑	[法]斯达达
巴黎圣母院	[法]雨果
包法利夫人	[法]福楼拜
安娜·卡列尼娜	[俄]托尔斯泰
珍妮姑娘	[美]德莱塞
死魂灵	[俄]果戈理
一生	[法]莫泊桑
罗亭 贵族之家	[俄]屠格涅夫

傲慢与偏见	[英]奥斯丁
鲁滨逊漂流记	[英]笛福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	[俄]奥斯特洛夫斯基
飘	[美]马格丽泰·密西尔
童年	[俄]高尔基
泰戈尔诗选	[印度]泰戈尔
普希金诗选	[俄]普希金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:310006

查询电话:(0571)85178421

E-mail:abcdxyz8@mail.hz.zj.cn

## 目 录

口没遮拦的人 / 1
偷窃 / 75
今天过得怎么样 / 165
后记 / 288

## 口没遮拦的人

亲爱的罗斯小姐：我几乎想用“亲爱的孩子”来称呼你，因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三十五年前对你开的那次玩笑，使我们互相都可把对方当做孩子来对待。多年来，我常常回忆起我对你开的那个恶劣的玩笑，使你深受伤害；我自己也一直为此深感不安。但是，直到最近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我对你开的玩笑实在太缺德、太恶劣、太下流、太伤人、太无情、太缺乏教养了。你永远也无法忘记这次玩笑。我对你造成了一辈子的伤害。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孽，因为我对你的侮辱，完全是无缘无故的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点头之交而已，互相根本不了解。今天，有人谴责我对你太残酷了；当然，此人对我本来就没有好感，他显然是故意要对我进行报复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自从读了他对我的指控后，我还是大为震惊。他的信寄到时，我身体正好很不好。像许多老年人一样，我不得不吞服各种各样的药片。因高血压和心脏毛病，我得吃英德拉尔和奎尼丁。由于各种心理原因，我一直性情忧郁，而此时此刻，已失去自我防御<sup>①</sup> 的能力。

我要告诉你，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拜访一个老妇人，她读斯维

<sup>①</sup> 自我防御：精神分析学派用语，指用无意识的防御机制保护自我。

登堡<sup>①</sup>和其他神秘作家的作品。知道了这一点,你也许能更清楚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。她对我说(对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,不可能不相信这种话),人有来世。等着瞧吧,在来世,你会感受今生给别人造成的痛苦。我们将遭受给别人造成的一切痛苦,因为,在来世,一切经历都会颠倒过来。我们将进入今世我们熟悉的人的灵魂,他们也会进入我们的灵魂,并从内心感受和评判我们自己。这位加拿大老妇人的话不太可能是真的。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你。尽管我本意并未想伤害你,但伤害照样是十分严重的。

我不会把这一切都告诉罗斯小姐的,我将改写一下,只对她说一些可以对她说的话。

……现在我活着,还有可能做些弥补……

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?可能你只记得我就是伤害你的人。那时候,我高个子,黑皮肤,留着一撮不太浓的小胡子;我的长相很突出,有点儿驼背,有点儿滑稽相。如果你能记起当年的肖穆特,你现在应该来看看他。西班牙名画家戈雅<sup>②</sup>给自己的一幅蚀刻画取名为《老年人的不幸》,画中的一个老人哆哆嗦嗦地从马桶上站起来,裤子掉到了脚踝处。正如哈姆雷特恶毒地对波采纽斯<sup>③</sup>所说的,“他们的两腿是摇摇摆摆的。”这当然是挖苦老年人的话。除

① 斯维登堡(1688—1772):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,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。其通灵幻象之说和对《圣经》的神秘解释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。著有《天国的奥秘》《耶路撒冷》。

② 戈雅(1746—1828):西班牙画家,作品讽刺封建社会的腐败,控诉侵略者的凶残,对欧洲19世纪绘画很有影响。作品有铜版组画《狂想曲》、版画《战争的灾难》等。

③ 波采纽斯:莎士比亚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饶舌、自负的老奸臣。

了上述毛病外，牙齿也不好，牙根断裂，牙周炎需服抗生素，而抗生素又引起腹泻；腹泻又引起痔疮——已有核桃那么大了。手上还患有关节炎。这儿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冬天又阴沉，又潮湿。我是在这儿避难的，现在我将被引渡。一天早上我醒来时，发现右手的中指有点不对头。关节僵硬，并弯曲起来，看上去像只蜗牛——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病痛。这真可谓罪有应得！而引渡的事是千真万确的。我已收到了传票。

这样，来世我至少减少了一样痛苦。

我这么唠唠叨叨，听起来似乎三十五年后，我在抱怨我自己的厄运。但你很快就会明白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我是通过里比耶大学的达索萨才找到你的。那是四十年代后期，我们都是同事。她仍住在那儿，在马萨诸塞州；十九世纪的许多古老的建筑还耸立在那儿。我的事在报上登出来之后，她给我写了封信——这件事既愚蠢，又令人难堪！当然，她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女人，像你一样——我可以这么说吗？一直是单身。我给她去了回信表示感谢，并问她有关你的情况。她回信告诉我，你已是一位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了，现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妒忌退休的人——当然，那时我也不可能退休。可现在对我来说，退休是不可能了。我兄弟死时，债台高筑；他的债依法转嫁到我的头上。我不想详细告诉你这件事；有关此事，报上尽是歪曲的报道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兄弟罪大恶极，我自己又愚不可及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心怀叵测，结果，把我彻底毁了。我想对你说这一点就足够了。听了律师不当的建议，我逃到加拿大来避难。因为我试图逃避，法院将会对我作出严厉的惩罚。也许，我不会坐牢，但我必须工作到死——见他妈的鬼——工作到死！就像一匹马拖着重负一直拉到指定的山顶。我父亲喜欢这么

一个寓言。一匹老马被赶车人狠命鞭打。一位过路人对赶车人说：“马驮的货够重了，山又陡，再怎么打这匹老马也没用，你为什么还要打它呢？”“是它自己要做马。”赶车人说。

我一生的毛病就是喜欢这种犹太式的幽默。这对你来说也许是很不习惯的，倒不仅是因为你有苏格兰-爱尔兰血统（这是达索萨说的），还因为你是个（计算机时代以前的）图书馆管理员，完全是属于另一类人——是一种安静的人，整天与杜威十进分类法打交道。也许，你不喜欢过修女或牧羊女的生活，尽管“图书馆管理员”这个词曾一度比做修女或牧羊女。把你隔在现代“活动”的外面，你也许心怀不满——对那种色情的、吸毒成瘾的、猥亵粗俗的现代生活。也许，你根本不喜欢把那些无视法律的色情书或充满邪恶的书借进借出（请相信我，罗斯小姐，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捏造的）。我想，请容许我这么说，你是一个老派的人，不会因能过一种有益于社会的生活而心怀不满。要是你不是老派的人，我对你的伤害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。现代女性没有一个会因这种愚蠢的俏皮话痛苦一辈子的。她会说：“走开，别来烦我！”

是谁谴责我伤害了你呢？埃迪·瓦利施。就是他！他对我说的。他现在是密苏里州高等学校人文学科调查处的主要规划人。做这种工作，他棒极了，简直是个天才。然而，尽管他现在住在密苏里州，脑子里却似乎只有过去的马萨诸塞州。他无法忘记我做的坏事。我做坏事时他在场（不管是否真的在场），他是这样写的：“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是怎样伤害卡拉·罗斯的。只有你才会那样做！她想对你说一些好话，你不仅不领情，还当面使她难堪。我恰好知道，你伤害了她一辈子。”（你看，美国英语被用来折磨人了：“只有你才会那样做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你不是个好人，肖穆特。”）你的心真的受了伤害了吗，罗斯小姐？瓦利施怎么“恰好

知道呢”?是你告诉他的吗?或者,像我猜想的那样,这只不过是流言飞语而已?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还记得这件事。如果你不记得了,那真是幸运了。我不想把不愉快的回忆强加给你。但是,如果我真的无情地丑化了你,那有没有办法忘掉呢?

让我们再到里比耶大学去一次吧。那时,瓦利施和我是好朋友。我俩都是年轻的讲师,他教文学,我教逸事艺术——我的专业是音乐史。我这么说,好像你对我一无所知似的;我写的关于佩戈莱西<sup>①</sup> 的书,每个图书馆里都有。你不可能没看到过或没借出过这本书。此外,我还在公共电视上主持音乐理论节目,颇受观众欢迎。

我们回到四十年代去吧。劳工节<sup>②</sup> 后就开学了。在里比耶大学是我第一次获得的教职。开学后的七八个星期后,我还沉浸在兴奋之中。让我先描述一下新英格兰优美的环境吧。我是芝加哥人,在布卢明顿大学获得学位的。那时,我刚从那儿来到新英格兰。我从未看到过桦树、路边的蕨类植物、茂密的松树林和白色的教堂小尖顶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只能感到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。当人家叫我“肖穆特博士”时,我真想高声大笑。在这儿,我犹如乡村草坪上的一只骆驼,自己也感到荒唐可笑。我是个高个子,上身短,下身长,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有点不合时宜,滑稽可笑。我对里比耶大学的一切也还不太了解。这所大学不能说是真正的新英格兰大学。这是一所纽约纨绔子弟的大学,他们害怕进好大学,怕无法适应。

<sup>①</sup> 佩戈莱西(1710—1736):意大利作曲家,代表作为《女佣做主妇》,还有宗教音乐《圣母哀悼》和《F 调弥撒曲》等。

<sup>②</sup> 劳工节:美国、加拿大 9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。

那时，埃迪·瓦利施和我正一起走过学校的图书馆。秋日暖洋洋的，而周围的树林又送来阵阵凉意，使人感到十分惬意。这就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。图书馆是一座希腊式的复古建筑，阳台上充满了柔和的阳光——阳台的柱子上长着地衣，地上布满苔藓，阳光透过树叶，呈现一片明亮的绿色。此景此情，令我心情荡漾，近乎狂热，或有点儿飘飘然了。当时，我和瓦利施的关系很单纯：我俩相处得挺愉快，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，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。我热切地向他学习，因为从未见过一个如此进步的大学，从未在东部生活过，也从未接触过东部社会——关于这一切，我来之前已听说了不少。东部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上面分配我做一个女学生的导师，可这女孩子竟然要求换个导师，理由是我没有经过心理分析，根本无法与她沟通交流。当天上午，我们委员会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，讨论历史课是否应是主修艺术的学生必修课。绘画教授托尼·莱姆尼策说：“让年轻人读读国王和王后的逸事有什么坏处呢？”来自布鲁克林<sup>①</sup>的托尼，从家里出走，到马戏团里当了个场地工，后来成了个画海报的艺术家，最终成了抽象派的表现主义艺术家。“别可怜托尼，”瓦利施对我说，“他娶了个百万富婆。她给他造了个画室，简直可以算是配得上给米开朗琪罗<sup>②</sup>用的画室。他不好意思在这样的画室里做画，只是在里面吹口哨。他在一只鸟笼里雕了两个木球。”瓦利施自己是个早期的嬉皮士，哈佛出身；开始他还怀疑我对东部生活的无知是假装出来的。瓦利施身材矮小，又是个瘸子。他看着我——仰起头看着我——他目光锐利，嘴角边流露出一股不信任的神情。我，一个芝加

① 布鲁克林：美国纽约市行政区名。

② 米开朗琪罗（1475—1564）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、画家、建筑师和诗人。

哥人，在印第安纳的布卢明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，难道会这么落后吗？可我为人和善好相处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（这可算是个秘密吗？）他是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人，而不是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。他的父亲是第二代的美国人，原是个退休的海军机械军士长，没受过教育。他给他儿子写过这样一封信：“你可怜的母亲——医生说，她子宫里长了个肿瘤，一定得开刀。她去动手术时，我真希望你和你的妹妹能在我身边。”

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个瘸子，他们的名字也很相似。另一个是埃迪蒙·韦尔奇。他是治安法官，走路要用拐杖。而我们的埃迪，患有脊柱弯曲的毛病，但他不愿用拐杖，更不喜欢穿后跟垫高的鞋子。矫形外科医生警告他说，他的脊柱会像一堆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。自由自在，到处跷来跷去，这是他的风度。他走过来时，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，这是无法回避的。对此，我对他深表钦佩。

那天，罗斯小姐，你刚从图书馆出来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；你双臂交叉，把头斜靠在一根希腊柱子上。瓦利施头发留得浓浓的，这样使他看上去显得高一些。头上当然无法再戴帽子。我那天则戴了顶棒球帽。这时，罗斯小姐，你笑着对我说，“喔，肖穆特博士，你戴了这顶帽子，看上去像个考古学家。”我却随口应道：“而你却像我刚挖出来的老古董。”

真是糟糕透顶！

我们两个人——埃迪和我——继续匆匆向前走去。埃迪的嘴巴都歪了，极力加快步子向前走。当我们走出你那神圣的视线时，我看到埃迪张嘴冲我笑着，他仰起脸看着我，脸部表情充满热情和欢悦，又掺杂着些许钦佩和指责。他目睹了非同寻常的一幕。这一幕是什么？是玩笑？是神经有毛病？抑或是邪恶？当时无人知